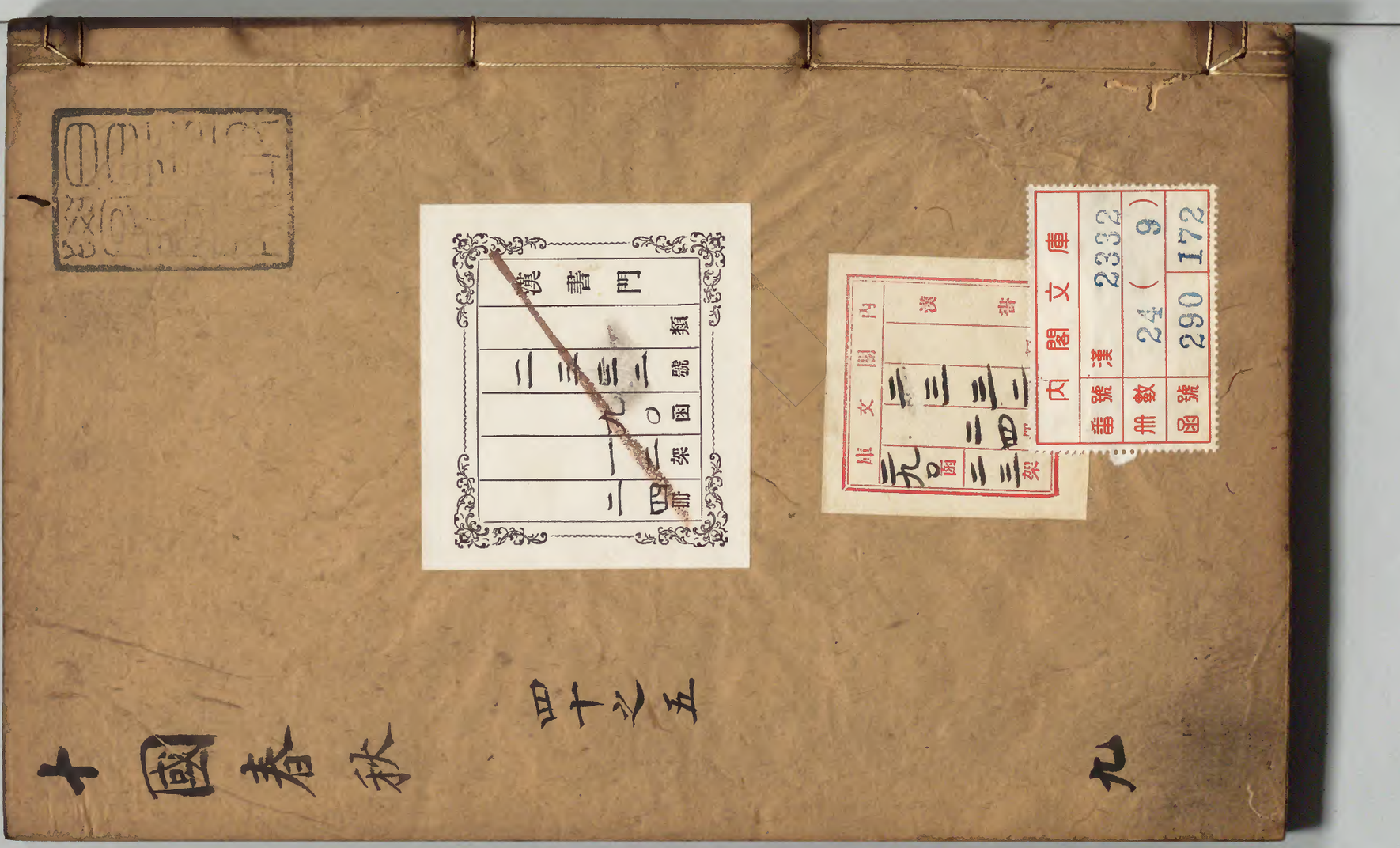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十國春秋卷第四十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宜興陳維崧其年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重校刊

馮涓　周庠　韋莊

馮涓字信之先世爲婺州東陽人唐吏部尚書宿之孫也一日信都人登唐大中四年宏辭科進士有聲是歲邏羅國築高樓遣使厚齎金寶奏請撰記當世咸以爲榮起

前蜀列傳
淺草文庫

家京兆府參軍會宰相杜審權有江西之拜制未出密
召涓語以延辟之命戒勿泄涓漏其言於友人鄭賓賓
捧剌遽謁賀審權審權鄙涓淺薄不復與選車發之日
涓候別灞橋審權畧不展分惟長揖道勉旃而已由是
隱商山數年昭宗時官祠部郎中擢眉州刺史時田陳
拒朝命不令之任涓於成都墨池灌園自給著懷秦賦
及蜀馱引以見志高祖分藩西川表涓節度判官天復
中兩川賦重人多嗹囁不敢發涓因獻生日頌先述功
德繼言生民重征之苦高祖媿謝曰如君忠諫功業何
憂賚金帛加等又是時諸將多勸高祖乘岐王茂貞之
衰攻取鳳翔涓曰梁晉虎爭勢不兩立若并而爲一舉
兵向蜀雖諸葛不能敵也鳳翔蜀之藩籬不若與和親
爲便鑑戒錄載馮涓曰臣聞興師者殘兵力虛府庫弊
羣畜損弓甲衰農桑動德義興詐僞故損國害人
莫先于用兵也方今梁王朱全忠霸强據兩京料其
先取河東河東梁之敵國也勢不兩立儻一處爲雄率
天下之衆一舉西來縱諸葛重生五丁復出無以泥封
大散石鏁劍門今秦庭實蜀之巨屏也去其屏窺見庭
館焉莫若與秦王和親稍稍以麻布茗草給之不傷于
大義濟之以小利蜀但訓兵秣馬因敵料强足可以保
天祿于三川子孫於萬葉潛令公主探其
機密窺彼室家候便攻之一舉而獲可也　高祖善其
言竟與茂貞連和梁主簒唐將吏皆詣高祖勸進謂天
與不取反受其咎大王宜正皇帝位以號令西土涓獨
獻議請以蜀王稱制曰朝興則未爽稱臣賊在則不與

爲惡高祖卒自立爲帝而見涓之辭嚴義正亦無以難也涓由是杜門不出永平初高祖屢興兵旅涓上疏曰古之用兵非以逞威暴而肆殺戮蓋以安民爲先豐財爲本湯武無忿怒之師高光有魚水之士故能應天順人弔民伐罪今自土德云衰朱梁逞虐雍都洛邑盡是荆榛江南山東各有割據鬬力則人各有力用兵則人各有兵陛下欲以一方之强舉萬全之策臣恐陛下之憂不在於秦雍而在於肘腋之下也歷官至御史大夫卒所著有南冠集龍唫集三卷長樂集十卷又撰檄龍文大蟲牓嶮竿歌皆有文采涓性滑稽語多譏誚高祖常問擊掄之戲創自何人涓對曰邱八所製高祖爲大笑又與司空王錯等小酌錯舉令一字三呼兩物相似曰樂樂樂冷淘似餺飥涓曰已已已似馬矢坐中大噱涓但長嘯而已

先是景福間高祖殺陳敬瑄田令孜命涓草表曰開匣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已專殺不行于闔外先機恐失於轂中一時爲中朝所誦涓子

擊玉唐昭宗時爲山陽令

周庠故唐龍州司倉也高祖爲利州刺史庠以客從時楊守亮鎮山南西道屢召高祖高祖懼不往謀于庠庠曰唐祚將終藩鎮互相吞噬公勇而有謀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難以久安閬州地

僻人富楊茂實陳田之腹心不修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一戰擒也（路振九國志作周博雅說王建云云今從通鑑）高祖從其言卒逐茂實而據之守亮不能制已而高祖與陳敬瑄相攻以成都尚彊退無所掠欲罷兵庠以爲不可且曰邛州城塹完固食支數年足據以爲根本高祖乃使庠草表請討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得報可居無何唐僖宗命韋昭度討敬瑄三年不能克朝議以息兵便高祖見罷兵制書曰大功垂成奈何棄之庠遂勸高祖請韋公還朝獨取成都而有之則兩川不足平由是昭度東還而高祖得奄有兩川庠之謀爲多累官御史中丞武成三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後主踐阼內給事王廷紹等用事庠切諫不聽俄進司徒同平章事領武平軍節度使未幾病卒子仁矩官駙馬都尉粗有才藻而庸劣特甚國亡後與貧丐者伍令一人先道爵里於市肆間有哀之者日獲錢數百相與飲噉爲樂成都人皆嗟嘆之

韋莊字端己杜陵人唐臣見素之後也曾祖少微宣宗中書舍人莊疎曠不拘小節幼能詩以艷語見長應舉時遇黃巢犯闕著秦婦吟云內庫燒爲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人稱爲秦婦吟秀才莊後作家戒不許垂秦婦吟障子乾寧

年登進士第爲判官晉秩左補闕高祖爲西川節度副使昭宗命莊與李洵宣諭兩川遂留蜀同馮涓並掌書記文不加點而語多稱情時有縣令擾民者莊爲高祖草牒曰正當凋瘵之秋好安凋瘵勿使瘡痍之後復作瘡痍一時以爲口實尋擢起居舍人天復間高祖遣莊入貢亦修好於梁王全忠談言微中頗得全忠心隨使押牙王殷報聘昭宗旣遇弒全忠遣告哀使司馬卿宣諭蜀土興元節度使王宗綰馳驛上白高祖頗內懷興復莊以兵者大事不可倉卒而行乃爲高祖答宗綰書曰吾蒙主上恩有年矣衣襟之上宸翰如新墨詔之中淚浪猶在犬馬尚能報主而況人之臣子乎自去年三月東還連貢二十表而絕無一使之報天地阻隔叫呼何及聞上至鼓水臣僚及官僚千餘人皆爲汴州所害至洛果遭弒逆自聞此詔五內糜潰方枕戈待旦思爲主上報讎今使來不知以何宣告且令宗綰以此意諭之卿乃惶懼而返明年高祖立行臺於蜀承制封拜以莊爲安撫副使未幾梁篡唐改元莊與諸將佐詣高祖勸進曰大王雖忠於唐唐已亡矣此所謂天與不取也於是帥吏民哭三日擁高祖卽皇帝位進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凡開國制度號令刑政禮樂皆由莊

所定項之梁復通好高祖推高祖爲兄莊得書笑曰此
神堯驕李密之意也其機敏多此類累官至門下侍郎
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武成三年卒於花林坊葬白沙之
陽是歲莊曰誦杜甫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
新之詩吟諷不輟人以爲詩讖焉謚曰文靖有集二十
卷箋表一卷蜀程記一卷又有峽程記一卷又有浣花集五卷
乃莊弟藹所編以所居即杜氏草堂舊址故名莊有美
姬善文翰高祖託以教宮人爲詞强奪去莊作謁金門
辭憶之姬聞之不食而死辭云空相憶無計得傳消息
覓新睡覺來無力不忍把伊天上嫦娥人不識寄書何處
滿院落花春寂寂斷腸芳草碧

莊又常取唐人麗句

勒成又元集其自序云謝元暉文集盈編止誦澄江之
句曹子建詩名冠古惟險清夜之篇是知美稼千箱兩
岐奚少繁弦九變大濩殊稀入華林而珠樹非多閱衆
籟而紫簫唯一所以擷芳林下拾翠巖邊沙之汰之始
辨辟寒之寶載雕載琢方成瑚璉之珍故知頷下採珠
難求十斛管中窺豹但取一斑思食馬留肝徒云染指
豈烹魚去乙或至傷鱗自慚乎鼷鼠易盈非嗜其熊蹯
獨美然則律者既采繁者是除何知黑白之鵝强識淄
澠之水左太沖十年三賦未必無瑕劉穆之一日百函
焉能盡麗班張屈宋亦有蕪辭沈謝應劉猶多累句雖

遺妍可惜而備載斯難亦由執斧伐山止求嘉木挈瓶赴海但汲井泉等同於風月煙花各是其檀梨橘柚魚兔雖存筌蹄是棄金盤飲露惟挹沆瀣之精花界食珍僅享醍醐之味莊文詞甚多不具錄

論曰馮涓韋莊皆翩翩藝苑之雄也或請以蜀王稱制或勸以帝位抗梁議論較殊而其爲主之心同矣周庠參贊帷幄雍容風議直言無隱卒秉國鈞殆所謂社稷臣者非邪

晉暉　李師泰　張造　蔡母諫

張虔裕　張琳　張劼　周德權

李簡　山行章　李稠

晉暉許州人少有膽勇不務家人生業初與高祖爲盜潛攻許昌民家事發夜遁伏武陽古墓中聞人呼墓中鬼曰潁州設無遮會盍同往乎墓中應曰蜀王在此不得相從二人私心獨喜曰是誰爲蜀王者已而有人將飯獻高祖前曰只此爲御飯也高祖愈益喜暉呼高祖小字曰行哥狀貌異人必有非常之舉由是傾心事之唐僖宗幸蜀暉與高祖及韓建張造李師泰等各率一都奔行在僖宗得之大喜號隨駕五都已而還長安使暉與高祖爲神策軍使將神策軍宿衛光啟二年僖宗

復幸興元高祖既以長劍五百前驅奮擊負玉璽以行而暉亦與俱西同爲清道斬斫使未幾觀軍容使楊復恭斥田令孜之黨出暉爲集州刺史高祖即位暉積功封宏農郡王高祖常與飲極歡把臂敘舊事暉頓首曰武陽墓中言果不誣也高祖笑曰始念不及此通正元年卒高祖親臨弔恩禮有加（晉暉一云姓王）

李師泰初與高祖及晉暉等爲唐僖宗隨駕五都久之出爲忠州刺史最後從高祖於西川歷官蜀州刺史節度判官加司徒卒武成元年高祖敕有司議追贈禮初乾寧時師泰治第成都之錦浦里有巨冢甕甓甚固於甕外得金錢數十枚各重十七八銖徑寸七八分圓而無眼去緣二分有規文隱起規內兩面各鑄蕃書二十一字亟遣使至青城山問道士杜光庭庭其地形當石笋之南百步所即知石笋故此墓之闕矣自後累見靈顯高祖敕置祠堂以龍神享之遂無他異云

張造龍州人事唐僖宗拜衛將軍蓋隨駕五都之一也已而授神策軍使僖宗幸興元時遣高祖帥兵屯三泉復命造與晉暉領四都兵屯黑衣修棧道以通往來未幾爲楊復恭所忌斥爲萬州刺史時秦宗權黨常厚屯白帝爲成汪將許存所破奔萬州造百計拒之厚走綿

州萬州以是得全後從高祖官茂州刺史無何卒武成元年高祖錄舊功赦有司追贈加恩

綦母諫荆南人漢廷尉綦母參唐著作郎綦母潛之後也高祖入蜀時諫隸戲下爲親校光啟中高祖破閬州據其地諫說高祖養士愛民以待天下之變已而高祖與陳敬瑄相攻久持不下高祖欲罷兵歸諫與周庠固以爲不可卒用成功後累官至　卒

張虔裕從高祖入西川爲部將光啟時高祖襲閬州逐刺史楊茂實而據之自稱防禦使軍勢頗日盛虔裕勸高祖宜遣使奉表天子仗大義以號令西土事蔑不濟高祖納其言由是所向皆捷遂啟偏霸之業

張琳許州人也唐末官眉州刺史修通濟堰溉田一萬五千頃民被其惠歌曰前有章仇後張公疏決水利杭稻豐南陽杜詩不可同何不用之代天工已而事高祖爲永平節度判官大順初領邛南招安使及邛州殺刺史毛湘來降以琳知留後繕完城隍撫安彝獠經營蜀雅琳之功居多未幾奏授節度副使將兵五萬人攻東川論平東川功累升武信軍節度使無何卒於官武成元年高祖卽皇帝位詔曰張琳操持勁直才術縱橫成今日之鴻基自斯人之懿績不享朝天之祿遽興失手

之悲言念前功常思厚報宜追贈太尉以報幽魂其嗣子更加正官仍賜章綬

張勍初事高祖爲牙校高祖入成都時署勍都虞候戒軍士曰吾業已命張勍爲虞候矣汝等無犯其令幸勍執而見我我尚活汝使其殺而後白吾亦不能詰也一云高祖戒諸子曰入城之後但管富貴即不得恣橫我適差張勍作斬斫馬步使汝輩無得輒犯及入城軍士剽掠勍殺百人而後止後累官眉州刺史卒武成元年與張造等同加追贈勍爲人勇斷强項果於殺戮居恒率鞭人之胷典眉州日有女僧姿容明悟講無量壽經勍欲逼辱之女僧以死拒因而詬詈勍命折其齒與父同沉於墓頤津其暴橫有如此

周德權許州人蜀檮杌又作汝南人順德皇后弟也從高祖至西川以戰功遷眉州刺史乾寧中高祖與顧彥暉奪東川凡五十餘戰不決德權言於高祖曰公與彥暉爭東川三年士卒罷於矢石百姓困於輸輓東川羣盜多據州縣爲外應彥暉懦而無謀欲爲偷安之計陷以厚利恃其救援故堅守不下今若遣人諭賊帥以禍福來者賞之以官不服者威之以兵則彼反爲我用矣高祖從之彥暉遂勢孤而敗久之改眉州刺史梁既纂唐德權上表曰案讖文李祚西王逢吉昌土德兌興丹莫當李祚

者虐亡也西王者王氏興於西方也逢吉昌者逢字如
殿下之名也土德坤維也兌興亦西方也丹莫當者丹
朱也言朱梁不敢與殿下抗也願稽合天命仰膺寶籙
使天地有主人神有依高祖大悅曰成我者叔舅也高
祖即位累遷太保中書令永平元年卒贈太師
李簡故高祖牙將也大順二年楊守厚攻梓州顧彥暉
乞師于高祖高祖命華洪與簡等帥師往援署行營都
指揮使景福元年斬楊晟將呂蕘有功已而遮擊楊守
忠於鍾陽又破楊守厚於銅鉾斬獲無筭後官卬州刺
史卒武成元年敕加追贈

山行章一名章自言晉山濤之裔唐末官眉州刺史州
舊無羅城行章合五縣之力城之周遭八里有奇名曰
臥牛城（四川名勝志云計一千八百六十五丈。又大順二年盧拯據眉州創羅城記畧曰象耳鎮於後裁眉刻乎前云云據此則行章以龍紀元年降蜀築城當在降蜀之後已然考之傳大順時眉州刺史乃徐耕非行章也此必行章創功于大順之前而據文在于後人畢功之日理或然也）陳敬瑄之亂
也行章拒高祖于新繁師敗復爲高祖破于廣都未幾
請降隸高祖帳下有戰績高祖圍成都日忽夢一青衣
神大張其口問于行章行章對曰青衣蜀地名也壘內
故有青衣祠今成都易子而食守陴而哭祠廟不祀久
矣神張口者是土地求饗於公亦啟唇齒而露心腹之

兆也已而逾十日成都果降乾寧四年授都押牙出鎮黎州先是黎雅間有淺蠻曰劉王郝王楊王者西川歲給繒帛三千匹使詗南詔虛實久之邊將多與諸蠻相表裏挾以為重至是高祖絕其舊賜頗廉得行章與交通狀遂斬以狥

李稠其先京兆人父逢故唐左衛兵曹參軍稠初事梁為商州刺史未幾來蜀會高祖開國預佐命功臣官左衛將軍

論曰晉暉等諸人皆一時從龍為國家腹心爪牙其半不及見太平之盛者命也高祖故將尚有奉禮劉璋田威張全眞蓋獲張行立韓在其人事蹟缺畧今不復載之于篇

十國春秋卷第四十終

十國春秋卷第四十一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杭州沈九如宣子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重校刊

前蜀七

列傳

鄭頊　潘峘　李紘

鄭頊延陵人高祖建節西川以頊爲節度押牙言論風采傾動一時景福元年朱全忠時爲宣義節帥高祖命頊使於全忠全忠問劍閣道路險易頊極言其危峻全

忠曰賢主人何以過得頊曰若不上聞恐誤令公軍機耳全忠大笑遣之武成初官宣徽北院使未幾授內樞密使輒擬發唐道襲奸盜狀道襲以計去之出為果川刺史

潘峘蜀人也博學善持論美風儀高祖鎮西川時署為押牙天復元年東平王全忠初兼四鎮高祖使峘往聘以通彼我之懷峘至汴言辭宛轉飲酒一石不亂每過飲禮容益莊全忠愛之酒酣謂峘曰押牙尚能作豪飲乎峘謝不敢全忠乃簇席間巨羅尊罍器皿次第注酌峘一飲而盡愈益溫克全忠即徹諸物賜之意其歸館應傾寫委頓已令人偵峘方簪笏籍冠子徐理所得酒器滌而藏之一時號為雅量

李紘仕高祖為將作監梁太祖即位命紘如汴弔之先是梁使來聘其印有大梁入蜀之文至是遂鏤其印曰大蜀入梁之印紘有專對才國人頗稱其不辱君命

論曰鄭頊文藻壯美應對有餘潘峘三尊悠然德將無醉皆足稱皇華之選若李紘弔鄰邦不抗不墜要於二子無媿矣

張格　許寂　王鍇　庾傳素

張格字義師或云其小字世為河間人唐左僕射濬之

次子也少負才俊邁而尚矯譎有父風乾寧三年潛致仕居長水縣別墅德王廢立之際潛寓書諸蕃圖匡復及青州王師範起兵欲竄取潛爲謀主事雖不果而梁王全忠將謀篡代密諷張全義圖焉乃令楊麟率健卒圍其墅殺之時天復三年十二月也永寧縣吏葉彥偵知之奔告格曰相公之禍張氏待之素厚當麟來彥偵知之奔告格曰相公之禍不可免郎君宜自爲計格與潛父子持泣潛謂之曰留則併命去則遺種汝勿以吾爲累格拜辭以行彥乃統義士三十人送渡漢江而旋格由荊江上峽入成都高祖擢爲翰林學士是時唐亂人士多依兩川以避難高祖雖起戍伍爲人饒智畧善待士故所用皆唐名臣世族而待格恩禮尤異武成元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累加右僕射太傅梁使盧玭等來聘推高祖爲兄印文有曰大梁入蜀之印格白高祖曰唐故事奉使四裔其印文類此今梁以兄事陛下奈何以外域卑我高祖欲殺使者格曰梁有司過也不可絕兩國歡格由是益見信任居無何太子元膺之變起時後主封鄭王年最幼而順聖太后爲賢妃有寵陰令飛龍使唐文扆以金百鎰貽格諷格請立鄭王爲皇太子格心動以爲是可術取也乃夜爲表示功臣王宗侃等詐言受密旨衆皆署

名而後主遂得立是時文辰居中用事格附比於外與
司徒毛文錫等爭權勢若水火會高祖聞太子喧呼聲
後主嗣皇帝位文辰既獲罪死王宗弼方柄用貶格茂
心惡格而未有以發以賢妃內為之主竟不能去也及
州刺史楊玢許寂潘嶠輩皆坐格黨謫官頃之再貶格
維州司戶自是格勢漸詘矣乾德六年復以格為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在位無所短長國亡隨唐工部尚書任
圜入洛感葉彥舊恩訪之彥已歿厚卹其家格弟播小
字興師長水之難作奔於鳳翔唐昭宗賜姓名曰李儼

許寂會稽人少棲四明山學易于晉徵君天復五年趙
匡明來奔寂與俱行高祖聞其名而館之及開國以為
左諫議大夫判門下省武成初上求賢書曰歷朝之君
乘時啓運莫不博訪髦士詳求碩畫以武定禍亂以文
致康義故軒皇命六相虞舜舉八元伯禹拜昌言成湯
師一德周有多士文王以寧此前代之大經求賢之極
摯也今百辟之中有謀可以策國勇可以濟寇或博究
治體或精知化源未擢穎於明廷尚含光於庶位者伏
望恢明聖之路開戶牖之圖親賜顧問以觀其能實之
列位盡其獻替俾官無敗政人無滯才高祖嘉納之俄

以廣成先生杜光庭薦與徐簡夫同侍東宮不爲元膺所禮未幾擢吏部侍郎天祐時後主卽位坐張格黨貶官久之復爲禮部尚書乾德六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是時格再爲宰相以宿憾杖殺中書吏王魯柔寂謂人曰張公才高而識淺戮一魯柔他人誰敢自保此取禍之端也唐師入境同王鍇等降唐至洛以尚書致政葺園館引水爲溪架巨竹爲浮梁謂竹可化龍號曰會龍橋後以疾卒寂初在四明山時被道服往還其間一日見有夫婦者提壺醞云今日離剡縣甚瘁寂曰道路頗遙安得一日及此心竊異之俄而丈夫出一拍板抗聲高歌已而談劍術自臂間推出二物展喝之卽二口劍也躍起在寂頭上盤旋交擊寂驚懼尋爲匣之飲畢就寢及旦乃空榻也日中復有頭陀來訪夫婦寂具道其事頭陀曰我亦其人道士能學之乎寂辭曰少尚元教不願爲此頭陀傲然而笑取寂淨巾拭足徘徊間已不見矣後再於華陽遇之始知三人皆劍俠云

王鍇字鼎祥八天復時奉使西川因留蜀官翰林學士已而遷御史中丞武成二年除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永平元年高祖作新宮集四部書於中鍇因勸高祖興用文教上奏記曰伏以義王演卦神農造書陶唐克

讓是昌禮樂有虞濬哲乃正璿璣禹湯文武功濟天下故能卜世延遠垂裕無窮逮乎六國諸侯力征秦滅墳典以愚黔首遂使聖人糟粕掃地都盡漢承秦弊下武尊文蕭何入關唯收圖籍文帝修學校舉賢良海內晏然興崇禮義景帝躬履節儉選博士諸儒以備顧問麟書鳳紀填溢于末央玉版金繩克物於秘府班固曰周稱成康漢稱文景宜哉武宣之世乃從禮官開金馬石渠之署以議典禮樂置協律之官以分雅鄭公卿大夫間作于世或紓下情以通諷諭或宣上德以盡忠孝孝成之世奏御者于有餘篇獻納論思之盛夐古罕比世祖承喪亂之餘龍驤宛葉去暴誅亂拯溺救焚寬以用人明以率下兵革既息寰海乂寧乃起立太學招致鴻碩羣臣每有奏議必令史官掇集以傳後世數引公卿講論經義夜分乃寢不以爲勞孝明師事桓榮躬親文墨朝誦夜講明達過人孝章崇尚文儒有太宗之遺風常於白虎殿會集羣儒推演乾坤考合陰陽上申聖人下述品物參於傳記內別六經若披浮雲而覩白日設華鐙而入闇室詔元武司馬班固纂集其事名曰白虎通魏武博覽羣書特好兵法鈔畧書史名曰節要又注孫子十三篇尤好篇詠動爲典則文帝八歲能屬文淹

通古今貫穿經史及居帝位益尚謙和坐不廢書手不釋卷晉宣博學洽聞服膺儒教當曹氏中微總攝伯揆萬機之暇未嘗廢卷景文之間咸盡儒術宋高祖豁達大度涉獵典墳討伐之中亦重文墨文帝廣覽經史雅善隸書每誡諸子率以廉儉南齊高帝深沈大量清儉寬厚嗜學好文曾無喜慍常曰學然後知不足余恨無老成人得與周孔比德兼善草隸有飛動之勢梁武該博多聞有文武之畧在位冬月秉火執筆手爲皴裂諸子悉有文藝聚書討閱晝夜忘疲元帝好易聿編三絕東閣聚書十四萬卷象牌玉軸輝映廊廡陳武倜儻雄傑過人窮究兵書耽玩史籍文帝留意經典舉動端雅後魏道武立臺省興儒學五經各置博士講問如市塾序成林北齊有文林學館周武帝保定中書盈萬卷平齊所得裁至五千卷置麟趾殿學士以掌著述隋平陳之後牛宏分遣搜訪異書經史漸備凡三萬餘卷煬帝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貯書寫正副各五十分爲三品除秘書所掌而禁中之書在焉唐高祖統一區宇剗革暴隋六合宅心四海歸德貌行仁義以息亂階太宗神睿聖文天資英武嘗在藩邸命博學之士房元齡杜如晦等一十八人爲秦府僚佐大較儒術廣聚經史及居

千鍾春秋

帝位隨才擢用於是宏文館皆置學士元宗開元五年於乾元殿置修書使召學士張說等讌於集仙殿東廊下寫四部書以充內庫麗正殿名集賢其修書使爲集賢殿學士自是圖籍不獨秘書省宏文崇文館皆有之集賢所寫則御書也分爲四部一曰甲爲經二曰乙爲史三曰丙爲子四曰丁爲集兩京各一本共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卷經庫書白牙軸黃帶紅牙籤史庫書青牙軸縹帶青牙籤子庫書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書綠牙軸朱帶白牙籤以爲分別以大學士專掌之歷代以來咸有祖述廢置沿革或有差異今但畧舉帝王故事及秘書之職幸冀垂覽焉乾德中鍇與庾傳素同爲宰相是時韓昭潘在迎輦日導後主宴遊無度而鍇等無所匡救依違而已及後主東巡還自閬州浮江而下縻費不貲羣臣多有直諫者鍇方判六軍諸衛事從後主周遊不能拂衣去位唐師入成都李昊草降表上軍門而降書則鍇實爲之鍇至洛陽唐授以[州]州刺史鍇與諸臣上表乞後主骸骨歸葬蜀山有云生爲萬乘之君死在匹夫之手不允人頗稱之鍇家藏異書數千本多手自丹黃又親寫釋藏經若干卷每趨朝於白藤擔子內鈔書書法絕工其好學亦有足取者

庾傳素仕高祖起家蜀州刺史累官至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天漢元年爲宰者唐文扆所譖罷爲工部尚書未幾改兵部後主卽位加太子少保復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傳素再秉國鈞無顯績國亡降唐授刺史傳素領蜀州時有唐興縣郎吏楊會者事傳素甚謹及傳素爲相除長馬以酬之會堅辭曰會之吏役遠近皆知忝冒爲官寧掩人口且捨數千家供待而博一虛名長馬無益也時人稱其有識

論曰張格援立籠嗣深結宮闈於大臣有慚德焉許寂温和而儒素王鎡淹洽而有文牆敝太平宜矣迺社稷傾危勿之能救其罪均也庾傳素保位曠官一籌莫展豈所云端揆之佐哉嗚呼擇相顧可不愼邪

毛文錫　毛文晏　潘炕　潘峭

庾凝績　楊玢

毛文錫字平珪高陽人唐太僕卿龜範子也年十四登進士第已而來成都從高祖官翰林學士承旨永平四年遷禮部尚書判樞密院事先是峽上有堰或勸高祖宜乘江漲決之以灌江陵文錫諫曰高季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方以德懷天下忍以鄰國之民爲魚鱉食乎高祖乃止通正元年進文思殿大學士已又拜司徒判

樞密院如故天漢時宦官唐文扆同宰相張格爲表裏與文錫爭權會文錫以女適僕射庾傳素子宴親族於樞密院用樂不先奏聞高祖聞鼓吹聲怪之文扆因極口摘其短貶文錫茂州司馬子詢流維州籍其家及國亡隨後主降唐未幾復事孟氏與歐陽炯等五人以小辭爲後蜀主所賞文錫有前蜀紀事二卷茶譜一卷尤工艷語所撰巫山一段雲詞當世傳詠之辭曰雨霽巫山上雲輕映碧天遠風吹散又相連十二晚峯前　暗濕啼猿樹高籠過客船朝朝暮暮楚江邊幾度降神仙

毛文晏文錫母弟也有文才善制誥天漢間歷官翰林學士坐兄文錫黨貶榮經尉久之復晉秩至兵部侍郎有西園集十卷昌城後寓集十五卷復纂咸通後麻制一卷東壁出言三卷行世

潘炕字凝夢其先河西人也爲人有器量家人未常見其喜怒高祖時累授武泰節度使兼侍中永平三年炕弟峭罷內樞密使高祖命以炕代之未幾太子元膺與唐道襲戰清風樓下中外恇擾一時鼎沸炕白高祖曰太子與道襲爭權耳實無他志陛下宜面諭以安社稷高祖卒如其言而大亂始定元膺既死炕屢請立東宮爲國本計其禦變慮危多此類也及後主得立爲太子炕遂稱疾告老國有大疑特遣使就問之國亡入唐官

蜀州刺史子在迎爲後主狎客別有傳炫有妾解愁者
負殊色善爲新聲高祖常至炫第見之謂曰朕宮無此
人意固屬之而炫輒對曰此臣下賤人不敢以塵至尊
弟峭語炫曰獨不戒緣珠之禍邪炫曰人生貴適意豈
能愛死而自不足於心也人多服其有守
潘峭炫之弟也高祖即皇帝位以峭爲宣徽北院使俄
遷內樞密使永平二年太子元膺召羣臣宴會峭與翰
林學士毛文錫不時至高祖命逐文錫與峭及元膺變
作復峭內樞密使如故明年領武泰節度使同平章事
久之病卒

庾凝績傳素再從弟也仕高祖爲翰林學士承旨天漢
元年拜吏部尚書內樞密使是歲高祖病劇命中外財
賦中書除授及諸司刑獄之事悉委凝績主之後主即
位宰相張格既再謫維州司戶凝績與格素不協至是
奏徙格合水鎮令茂州刺史顧承鄴伺之承鄴不用命
凝績中以公事抵罪其急暱賕有如此

楊玢 人高祖時附宰相張格累官至禮部尚書後
主嗣位格既貶茂州玢坐黨論榮經尉乾德中復爲太
常少卿會應聖節列山棚於得賢門有暴風摧隕于地
又明日雷震應聖堂擢兩柱玢上言曰陛下誕聖之日

而山摧者非不騫不崩之謂也在於得賢門者示陛下所用不得賢也應聖堂柱震摧者示陛下柱石非材也後主殊不爲意遂至于亡論曰二毛文采炳然多所撰述兩潘敏於吏事頗知大體洵所謂玉友金昆者也凝績以修却爲能度量不無少損若玢始以朋比蒙譏終以直言補闕庶乎獲晚益之休與

十國春秋卷第四十二終

十國春秋卷第四十二

前蜀八

列傳

王萬宏　李彥德　劉知俊　桑宏志

王萬宏一作萬洪　人岐王茂貞養以爲子更姓名曰李繼密景福初茂貞發兵破興元表繼密權知興元軍府事天復二年王宗滌破漢中繼密出降遷之成都高祖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杭州丁文策叔范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重校刊

曰繼密助李茂貞爲虐殘賊三輔唐之罪人也以其來降不忍殺遂復其姓名不時名見諸將稍陵易之萬宏縱酒自解俳優輩復加戲狎萬宏不勝憂憤一夕醉投池水而死

李彥德初事岐王茂貞爲成州刺史永平五年王宗綰克成州鹵彥德送成都署爲大將彥德素驍勇常冠牛革帽披漆甲跨黑馬執斫刺刀軍中目爲薄地鴉或云彥德本姓呂姓名故茂貞賜所賜也

劉知俊字希賢徐州沛人也少事時溥溥與梁王全忠相攻知俊與其戲下二十人降全忠全忠以爲左開道指揮使知俊姿貌雄傑能被甲上馬輪劍入敵勇出諸將右當是時劉開道名重軍中歷海懷鄭三州刺史從破青州以功表匡國軍節度使邠州楊崇本以兵六萬攻雍州屯於美原時全忠方與諸將攻滄州知俊不俟命與康懷貞等擊敗崇本斬馘二萬獲馬三千匹執其偏裨百人頃之全忠即皇帝位拜知俊西路行營招討使敗邠岐兵於幕谷會延州高萬興叛崇本降梁梁主遣知俊同萬興攻下丹延鄜坊四州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一作彭城王知俊功益高梁主性多猜忌屢殺諸將王重師無罪見殺知俊益內懼不自安無何梁

主命知俊乘勝取邠州知俊辭以軍食不給未行已而將興師征河東使宣徽使王殷徵知俊入朝欲以爲行營都統知俊弟知浣爲親軍指揮使間遣人止知俊不宜來知俊遂以同州叛附於岐知俊制置同州日因築城七煞獨參謀劉某曰此兔脣也古者囹圄之地有此營牆得一物重八千餘斤狀若油囊召賓幕問之或曰地囊或曰飛廉或曰金神昔王世克修河南獄亦獲此物乃是囚人死魂入地凝結不消所致宜以酒食許之申冤當有黑氣衝天斯實寃逐之徵未幾知俊果有背梁附秦之事將兵攻雍華執劉捍於鳳翔梁主使人謂之曰朕待卿至矣何相負邪知俊報曰王重師不負陛下而族滅臣非背德但畏死爾隨以兵斷潼關梁遣劉鄩攻知俊復命知俊姪嗣業招之知俊欲輕騎詣謝弟知偓又止之遂舉族奔岐王茂貞茂貞地狹無以處之加知俊中書令使之西攻靈武朔方節度使韓遜告急於梁梁遣康懷貞等攻邠寧救之知俊大敗懷貞於昇平茂貞喜以知俊爲彰義節度使鎮涇州使攻興元取興鳳圍西縣已而岐將李彥康（通鑑作李衡今從蜀書）殺李彥魯以邠寧二州附梁茂貞命知俊攻邠州梁使霍彥威守焉久攻不下會秦州已歸高祖知俊妻子皆已遷成都而茂貞左右忌知俊功復以事間之知俊乃夜帥親兵來奔高祖以爲武信軍節度使克第一招討命返攻茂貞明年又詔爲西北面都招討伐岐無功高祖

雖待知俊厚然亦陰忌其才常謂左右曰吾老矣吾且死知俊非爾輩所能制不如早圖之而國人亦共嫉之知俊爲人黔色其生歲在丑高祖之諸子皆以宗承爲名乃於里巷搆爲謠言曰黑牛出圈欒繩斷一云黑牛無係絆欒繩一時斷高祖益惡之會中官唐文扆數毀其短遂與判官石欽若同殺於炭市畢命時惶懼乞命行刑者嗤笑之時天漢元年十二月也按朝野僉載童謠云貙貙引黑牛天差不自由但看戊寅歲揚在蜀江頭蓋王建殺知俊粉其骨揚入蜀江正戊寅歲元天元年今從通鑑年月未審也據此則知俊死當在光天元年今從通鑑年月未審是非。貙食竹鼠也狀如野貍生山谷無人之境岐梁雎眴之年秦隴間遍地皆是貙劉同音爲之兆也桑宏志黎陽人也岐王茂貞養爲義兒賜姓名曰李繼岌唐昭宗天復時欲解岐沛之兵亟召繼岌講和實與李繼遠繼忠等同密議焉繼岌有拳勇饒戰畧事茂貞累官保勝軍節度使兼侍中通正元年王宗綰取寶雞繼岌以茂貞多猜忌頗內不自安帥其衆二萬人來降蜀兵進攻隴州卽以繼岌爲西北面行營第四招討高祖名軍還命復繼岌姓名久之領武定軍節度使兼中書令金州全師朗有罪後主令宏志率兵討之已而城破執師朗以獻金州之役以宏志功爲最

張道古　陳翔　鄧元明　王先成

張扶　李道安　竇雍　劉隱辭

蔣詔恭　李景

張道古滄州蒲臺人（一作青州臨淄人）少有文辭慕朱雲梅福之節唐乾符時居王鎔幕府景福中舉進士釋褐爲著作郎遷右拾遺播遷之後方鎮阻兵道古上疏言五危二亂七事中云祇今劉備孫權已生於世矣謫施州司戶參軍（通鑑載乾寧四年張道古上疏稱國家有五危二亂昔漢文帝即位未幾明習國家事今陛下登極已十年而曾不知爲君馭臣之道太宗內安中原外開四裔海表之國莫不入臣今先朝封域日蹙幾盡臣雖微賤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爲奸臣所弄終爲賊臣所有也上怒貶道古施州司戶仍下詔罪狀道古宣示諫官）未幾以左補闕徵陳田之亂西南路寒復懼爲高祖所憾乃變姓名賣卜導江青城市中韋莊習其名薦爲節度判官道古又上高祖詩敘五危二亂事（詩曰封章才達晃旒前黜詔俄離玉座端二亂豈由明主用五危終被佞臣彈西巡鳳府非爲固東播鑾輿卒未安諫疏至今如可在誰能更與讀來看）爲同僚所疾遣茂州安置高祖開國召爲武部郎中至玉壘關謂所親曰吾唐室諫臣終不能拳踠與雞犬同食雖召必再貶死之日當葬我於關東不毛之地題曰唐左補闕張道古墓入朝果不爲時所容復貶茂州武成元年卒於灌州（鑑戒錄云王太祖誅之瘞於五墓之地似誤）鄭雲叟在華州聞其死作詩弔之一云道古遇害妻亦繼亡高祖憫之俾祔葬焉（北夢瑣言又曰道古常自筮後果遇害而瘞之道古深於象著易題數卷行於世左補闕張道古墓遇凶卦預造一穴題表云唐

後人有得其上高祖書藁極言幕僚掩其才學不爲延譽故同官多忌之

陳翔博州人高祖鎮西川辟翔掌書記已而出爲新井令梁旣篡唐高祖欲自立爲皇帝翔反復以逆順禍福譬之不聽遂棄官隱閬州之西水終焉

鄧元明梓州人也貲產鉅億以富雄於鄉光啟中高祖自朗來圍成都軍食不繼元明時時開帑廩給之前後以數百萬計高祖欲官之元明辭曰不願也願公安輯一方不然兩川皆魚肉矣高祖欣然納之官其子宏忠州刺史宏生隆後蜀時爲資州刺史

王先成蜀州新津人本書生也世亂爲兵嘗高祖入西川圍彭州時諸寨日出俘掠謂之淘鹵先成心切閔之度諸將惟北寨王宗侃最賢乃叩軍門說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名楊晟割四州以授之與之共拒朝命今陳田已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乃其大府而司徒乃其主也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以竢招安今軍至累日未聞招安之命軍士復從而奪其貲財驅其畜產分其老弱婦女以爲奴婢使父子兄弟流離愁怨其在山中者暴露於暑雨殘傷於蛇虎孤危饑渴無所歸訴彼始以楊氏非其主而不從今司徒

不加恤彼更思楊氏矣宗侃矍然移牀近先成問計將
奈何先成請條列七事以白高祖其一乞招安百姓其
二乞禁諸寨軍士及子弟無得一人出淘鹵仍表諸寨
之旁七里內聽樵牧敢越表者斬其三乞置招安寨中
容數千人以處所招百姓其四招安之事須委一人總
領庶免百姓驚疑降帖付宗侃專掌其事其五乞嚴勒
四寨指揮使悉索前日所掠彭州男女老幼集於營場
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即使相從有私匿一人者
斬其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以前鄭令王丕
攝縣令設治曹局撫理百姓擇其子弟之壯者給帖使
入山自招親戚彼知嚴禁侵掠前被虜者皆獲安堵相
帥下山如子歸母不日盡出其七彭州土地宜麻百姓
未入山時多漚藏者宜曉令各歸田里出所漚麻鬻之
以爲資糧必漸復業高祖得之大喜即行之悉如所申
三日民競出赴招安寨稍稍得次第反業矣乾寧元年
高祖攻彭州猶未下先成請築龍尾道屬于女牆遂循
城而登楊晟被殺彭州以平後論功先成累官夔州刺
史永平四年荊南兵寇夔州先成擊却之時嘉王宗壽
領鎮江軍節度使以先成伐功侮慢頗切齒於先成會
先成請甲以白布袍給之未幾荊南兵敗走先成密遣

人奏不給甲之狀宗壽獲其人輒召先成斬之而後奏
高祖由是大怒宗壽
張扶字子持廣都人博學善文辭武成初凡幕府書奏
牋檄皆屬扶具草官至兵部郎中是時王宗佶恃高祖
養子驕縱不法一日高祖宴羣臣謂左右曰得一二人
如韓信而將之中原不足平也宗佶跪曰臣雖不才自
顧可鞭箠取天下扶進曰陛下雄才大畧尚不能得岐
隴尺寸之土宗佶小子狂妄願陛下無以中原爲意宗
佶大慚恨陰令庖人置堇毒殺之後宗佶死贈扶諫議
大夫

李道安不知其爵里高祖時倉庾爲蟲所食道安上疏
曰倉廩者國之本糧食者人之命固其本則邦寧重其
命則人富今粒食中皆生蜂蠆切疑在位貪鄙奪民農
時戕害人命故天生災異以爲警告又蟲皆曳米而行
恐邊鄙不寧干戈忽起饋輓相繼人不堪命伏願少精
聖慮與大臣恐懼修省以消災異（一云乾德五年事今從歷代名臣奏議）

寶雍　人少負清節高名歷官給事中內侍監嚴遵
美物故例有冊贈朝命雍主之雍恥爲宦官冊贈使堅
不肯承命時人皆服其有守

劉隱辭　人事高祖累官員外郎王宗憲鎮寧江日

辟隱辭爲節度掌書記宗憲起家武人頗務誅求多爲
恣橫隱辭數數進諫宗憲頗不平無復賓客之禮對將
吏咄責之隱辭求退職又不許遂詠白鹽山灩澦堆詩
刺之宗憲聞而發怒忽忽一日手于江干飲酣仰視白鹽斜
睨灩澦曰剛有破普忽反措大欲於此死遂令壯士拽隱
辭離席縶手足于砂石上暴之護軍賓幕多方救之不
可得宗憲顧左右曰待吾飲罷投入水中隱辭厲聲曰
昔鸚鵡洲致禰處士今灩澦堆欲害劉隱辭我雖不
及禰衡足下爭同黃祖豈有不敬天子塗炭賢良但得
留名死亦宜矣宗憲怒漸解良久舍之明日軍府請宗

憲召隱辭引謝隱辭竟託疾遁歸白鹽山詩曰古斷罹
衆峯前都緣頑梗揖浮世者莫嶂嶸倚半天有樹只知
因鳥雀無雲不易駐神仙假饒峩高千丈爭及平平
數畝田灩澦堆詩曰灩澦堆崔嵬百萬秋年年出沒幾時
休未容寸土生纖草能向當江覆巨舟無事便騰千丈
浪與人長作一堆愁都緣不
似磻溪石難使漁翁下鈎鈎
蔣詔恭蘇州人也性耿直有逸才永平間流落入西川
每有吟咏輒涉譏刺高祖末年臣僚多尚權勢侈靡無
節詔恭因作詩諷之高祖見詩大喜曰敢言之士也特
授名山令又善澁事賜銀緋拔鑑戒錄蔣詔恭本江淮
才孟祖覇蜀搜訪遺材蔣亦遇時數蒙見用唐詩紀事
云蔣貽恭江淮人唐末入蜀巧於譏刺蜀人畏之孟氏
時卒官止令佐又北夢瑣言蔣貽恭好嘲詠頻以此痛
遭夏楚近聞官至令佐而卒豈詔恭貽恭字畫相譌

邪抑別有一貽
恭也存以闕疑

李景故布衣當高祖時上封事數千言切中機宜擢爲
眉山主簿制曰旌其忠藎之心委以鬚髯之職後不知
所終

論曰張道古持堅剛之節百折不撓陳翔力爭稱帝頗
與馮涓意合亦蜀漢費詩之流亞也鄧元明慷慨樂輸
不貪官爵王先成仗策軍門敷陳利弊張扶面斥强臣
李道安直談災變竇雍固辭冊贈中官之命其人皆表
表有足紀者劉隱辭强項取禍得免虎口幸矣以蔣李
之議時刺主竟受敢言之賞何與二張所遇異也豈非
天乎

劉籛　崔善　仲廷頊　李仁表

姜誌　韋與　劉檀　杜何

温顗　房諤　費宗陶　王朴

劉籛桐廬人一云長沙人唐左拾遺蛻之子也蛻以言
事與令狐綯相忤遂僑居潼川籛事高祖父子歷任禮
部尚書蛻常臨終述父訓戒籛窮達不望於汝沒後慎
勿祭祀籛心傷蛻意願以恬淡終其身國亡後復依孟
氏天成四年撰遂州文宣王廟記碑蜀人皆稱道之

崔善武成中爲閬州刺史有惠政州人建德政碑於官

署之東過者多欣慕焉

仲廷預未詳何郡縣人貫通墳典不務生產常厄於饑寒爲嘉王宗壽塾師無顯名未爲宗壽所禮會天寒嘉王府以故火器給學院廷預方獨坐偶以箸畫灰得金火箸二事遽求見宗壽宗壽意別有所求不時見固請乃勉見之廷預出金箸褒中具述本末宗壽曰吾家失此物已十年所矣公得之仍以相還真古人也命厚贈之未幾薦授榮州錄事參軍

李仁表少以詩詠擅長唐末寓居許州時尚書薛能爲節鎮仁表將繕所業詩以爲贄方凭几撿篋有戴勝自簷飛入舒翼而舞仁表心異之明日投能詩大加禮待居數日以女妻之高祖開國仁表來成都累官至刑部侍郎卒

姜誌許田人也幼爲黃巢兵所掠亡失父母從高祖征伐屢立戰功官至武信軍節度使加太師先是園人姜春者事誌多年頻罹笞扑後年老不任鞭箠因泣告誌妻乞放歸田里誌妻愍之詰其鄉貫姻戚則云本許昌人有一男被鹵入川莫知存亡且言其小字又足上有一黑子蓋即誌父也誌知之大哭密遣人送於劍門外奏高祖曰臣父近自關東來遂將金帛車馬迎入宅父

子如初復授父杖俾笞已背以贖夙昔之過由是齊僧數萬終身不撻從者

韋巽唐太尉昭度之子賦性不慧高祖以昭度故多優容之歷仕至卿監或為同列所譏云三公門前出死狗巽答曰死狗門前出三公其蒙鈍皆此類

劉檀本名審議事高祖累官員外郎有廉能聲已而去職夢有人綠服引上檀香樹謂曰君速登出懷中緋衣令服之因改今名未幾蜀州刺史某奏補評事杜克倅職敕授克兼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賜緋會克丁外艱不行舉檀以自代是時檀閒居困頓官服不具克輒遺以緋袍一襲竟與夢相協云

杜何唐駙馬悰之子也無他才藝以貴胄仕高祖為博士常恥其官卑詰執政陳啟自述門閥云昔年入貢仕在花樹韋吏部先德之前（即韋莊）今日通籍班在新津馮長官小男之後（即少常執政閔也）而慰之

温顒唐助教廷筠之孫也父憲光啟中為山南從事李巨川草薦憲表盛述廷筠之屈曰娥眉先妬明妃為去國之人猿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顒克繼其業善以隱僻繪事為能仕高祖官至常侍卒

房謣唐宰相元齡九世孫也父重官新都令謣事高祖

父子累官太常少卿子四人

費宗陶廣都人也世爲成都巨族武成時與弟叔熊同爲顯官

王朴綿州魏城人父助舉唐進士善文章常撰魏城縣道觀碑文爲刺史薛逢所賞後竟以瞽廢朴亦能文仕高祖官至翰林學士

趙雄武　王鄴　劉隱

趙雄武蜀人累典名郡豪侈爲一時之冠飲食不用膳夫六局之中各有二婢子執役當厨者十餘輩皆鮮衣窄袖每延客必水陸畢具率以爲常又善造大餅約取三斗麵製一枚如數間屋大或大內宴聚及豪家有廣筵輒獻一枚剖用不盡時人因號雄武爲趙大餅

王鄴唐尚書鄴弟也鄴以長安亂離挈家來蜀泝嘉陵江經利州百堂寺前鄴時生七歲矣忽云我曾有經一卷藏寺內石龕令家人隨往取之寺僧曰此我童子也計其歿死年月與鄴誕生日正相符鄴後仕高祖至令錄卒於雅州

劉隱者成都人也自言少時常賫西川監軍使書於黔巫之南謂之南州州多山險阻道路荆棘貴賤皆策杖而行將至南州官致書迓之有一人背籠而來將隱

入籠內掉手前往凡登山入谷俱絕高深用指爪扳緣
寸寸而進至則謁諸大校逢迎意良厚於是烹一犢兒
先取犢兒結腸細糞置盤器間徐以箸調入醯中方餐
犢肉彼人謂細糞爲聖蘿非此味則賓筵不具也諸味
將半然後下麻蟲裹蒸裹蒸者乃取麻蕨蔓上蟲如今
之刺猬者以荷葉裹而蒸之故名其他風俗多與蜀中
殊

十國春秋卷第四十二終

十國春秋卷第四十三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杭州陳廷會際叔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重校刊

前蜀九

列傳

張武　王暉　林思誇　蕭懷武

張武石照人父雍本合州武金垻渡子武其第三子也
少時身長七尺面紫黑色不務家人產業里中豪多畏
憚之一日有楚僧泝流至武金渡頭顧同舟生曰此間

山水絶佳結穴在南山之腹法當出貴子握兵萬人受
祿八旬武時假寐竊聽是夜潛葬父於其處先是天色
晦霾忽覺數丈內冉冉有光遂平其土而去人莫之識
也及長勇敢善戰事高祖爲破浪都頭大敗荆南兵於
夔州累官鎮江軍節度使乾德中遷峽路應援招討使
荆南武信王常欲取三峽畏武威名不敢逼及唐兵入
寇乃乘勢將水軍進峽攻施州武作鐵絙斷江中流立
柵於兩端謂之鎖峽不可上武信王遣勇士斫之會大
風暴起荆南舟絙於鐵難爲進退武矢石交下荆南兵
敗衂奔還死者無算既而聞北路陷敗遂以夔忠萬三
州詣魏王繼岌降武復仕後蜀加秩侍中統飛棹諸營
爲峽路行營招收討伐使進取渝州降唐刺史張環分
兵趣黔涪未幾卒于渝州年八十餘歲武每統師下峽
經過故林未嘗不屏去旌旗獨步奠父葬之處渝合之
間以楚僧言有驗相傳爲異事

王暉高祖時累有戰功後主踐阼官集州刺史集州故
乏水泉會岐兵攻城急斷水道城旦暮下矣暉中夜禱
神忽夢一老父告曰州獄之下當有靈泉涌出暉驚寤
遲明亟命操鍤於所示之處果得泉引水蒙活者甚衆
岐兵初以暉師絶水坐俟其斃暉命汲水于城上揚之

皆驚異解去未幾遷秦州節度使國亡入唐爲陵州刺
史後攻殺董璋降孟氏久之終老於咸陽

林思謂不知其世系爲人柔順善揣人意乾德中官閬
州團練使是時後主北巡思謂朝于利州請幸所治後
主于是泛江而下畫舸綵舟綿亘不絕閬中驛騷實思
謂爲禍階也俄充長直軍馬使已又命爲昭武軍節度
使戍利州以備唐及唐將李紹琛至利州修桔柏梁思
謂先棄城奔閬州遂遣使詣魏王繼岌降

蕭懷武有心計長于兵事仕後主爲小院使故軍巡之
職也凡隸懷武部下者名諱事團亦曰中團中團百餘
人每人各畜私人十餘輩偵察動靜以告密爲能由是
懷武積金鉅萬第宅伎樂侔于貴人每一時冠又時時殺人以示
威福有術士着綠衫售藥金成都市中懷武欲丐其術
堅不與遂於馬院杖死之其橫恣皆此類也積功至戎
州刺史及後主降唐懷武與眉州刺史鮮于皐謀亂無
少長俱戮于市

論曰張武峽江之戰卽古名將何加焉王暉默禱而得
水泉雖曰至誠感神抑亦天實助之乎思謂誘主周游
泥首敵國懷武凶惡性成不良于死四人皆王氏之武
臣所由薰蕕不同器者矣

張士喬　段融　蒲禹卿　林罕

劉贊　張雲　李龜禎　周彥章

馬全

張士喬乾德初官華陽縣尉是時立高祖原廟於萬歲橋後主帥后妃百官往祭之祭用鼓吹及褻味士喬以非禮之祭先帝勿饗上疏爭之後主大怒欲誅士喬順聖太后力勸得免奪職流黎州尋赴水死

段融事後主爲雒縣令在邑多惠政漢州推廉吏第一乾德二年後主下詔北巡戴兜鍪挾弓矢旌旗連百餘里朝臣絶無有諫阻者道經漢州融輒上言陛下萬乘之尊不宜遠離都邑當委大臣征討後主不從不數年竟以是敗

蒲禹卿成都人也當布衣時慷慨好直言不肯以嚅嚅事人後主乾德四年用制科對策大約言今朝廷所行者多一朝一夕之事公卿所陳者非乃子乃孫之謀暫偷目前之安不爲身後之慮衣朱紫者咸盜跖之輩在郡縣者悉狼虎之人奸佞滿朝貪淫如市以是求治是謂倒行執政切齒欲誅之後主以其言有益擢爲右補闕已出爲秦州節度判官會安重霸等請後主東遊禹卿上表幾二千言其畧曰先帝艱難創業欲傳之萬世

陛下少長富貴荒色惑酒秦州人雜羌苗地多瘴癘萬
衆困於奔馳郡縣罷於供億鳳翔久爲仇讎必生釁隙
唐國方通歡好恐懷疑貳先皇未常無故盤遊陛下率
意頻離宮闕秦皇東狩鑾駕不還煬帝南巡龍舟不返
蜀都彊盛雄視鄰邦邊庭無烽火之虞境內有腹心之
疾百姓失主盜賊公行昔李勢屈於桓溫劉禪降於鄧
艾山河險固不足憑恃又曰天水之地遠惡難行險棧
欹雲危峯插漢石崖微雨則摧閣道稍泥則滑那堪叱
馭豈可鳴鑾且蜀國從來創業多乏永謀或德不及于
兩朝或祚不延於七代皆爲不恤直言以致亡國何光遠鑑誡錄載禹卿全表云臣某頓首死罪臣聞堯有敢諫之
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周有戒慎之鞉蓋古
者明君克全帝道欲知己罪要納讜言將引咎而責躬
庶理人而修德陛下自承祧秉籙正位當天愛聞悅耳
之忠言每許犯顏而直諫且先皇帝許昌振跡閥苑興
師歷難辛於草昧之時受危險於虎爭之際胼胝戈甲
寢寐風霜申武力而助中原立戰功而平多壘亡軀致
命事主勤王方得成家至於開國今日鴻基霸盛大業
推崇地及雍岐界連荊楚信通吳越威定蠻陬郡府頗
多關河甚廣人物秀麗土產繁華當四海輻裂之秋成
萬代龍興之業陛下生當富貴坐得乾坤但好歡娛不
思機變臣欲望陛下以名教而自節以禮樂而自防修
道德之規受師傅之訓知社稷之不易想稼穡之最難
惜高祖之基模似太宗之臨御賢賢易色孜孜爲心無
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用聽五音而受諫以三鏡而
照懷少止宿於諸處林亭多歷覽於前王書史別修上
德用卜遠圖莫遣色荒無令酒惑常親政事勿恣閑遊
臣竊聞陛下欲出成都看於邊壘且天雄地遠路惡難
行險棧欹雲危峯插漢稍雨則吹擺閣道徼泥則阻滑
山程豈可鳴鑾唯堪此馭又復秦州敵境咫尺塞邑荒

涼人雜羌戎地多疫癘別無風華異境不可選勝尋幽
隴水聲清邊笳韻咽營中只帶甲之士城上宿枕戈之
人看烽火於孤峯朝朝疑慮望旗旛於絶嶺日日隄防
是多山足雲之鄉即易動難安之境麥積崖無可瞻戀
米谷峽何足聞知縱過嗟山須通怨水秦穆圍馬之地
隗囂僭位之邦其次一人出行百司參從千羣霧擁萬
衆星馳當路州縣凋殘所在館驛隘小止宿尚猶不易
供需固是極難縱若宮中指揮自破屬省錢物未免因
依擾踐觸處凌持以此細論不合輕動其類蒼龍出海
雲行雨施豈合浪靜風恬必見傷苗損物所以鑾輿須
止天步難移況頃年大駕只到山南猶不下闕進發兵
士此時直至天水來審制置如何當初打破梁原城池
鹵掠義寧戶口截腕者非一斬首者倍多匪惟生彼人
心而亦損茲聖德今去洛京不遠復聞大駕重來彼則
預有計謀此則便須征討況鳳州久爲讐敵必貯姦謀
切慮妄措妖詞致生釁隙又陛下與唐國方申歡好信
幣交馳但慮聞道聖駕親行別懷疑忌其事專差使命
請陛下境土會盟未審聖躬去與不去若去則須似秦
昔先皇帝在日未有無故巡遊陛下纂承已來樂意頻
離宮闕此時依前整蹕又擬遠別宸居昔秦王之鑾駕
不迴煬帝之龍舟不返陛下聖逾秦帝明勝隋皇且無
北築之虞焉有東遊之弊陛下寬仁大度廣孝深慈知
稼穡之艱難識古人之成敗自防得失不縱襟懷豈忍
致却宗祧道斷使蒸民以何託命慈母以何幸若不
慮于危亡實恐乖于仁孝況玉京金闕寶殿珠樓內
苑上林瑤池瓊圃香風滿檻瑞露盈盤鈞天之樂奏九
韶迴雪之舞呈八佾簇神僊于紫禁耀珠翠於皇宮如
論萬乘之君便是三清之境人間勝致天下所無時或
追遊足觀奇趣何必顧于遠塞看彼荒山不惜聖躬有
何裨益方今中原有人大事未了但當國生靈受敝盜
賊橫行縱邊庭無烽火之虞而內地有腹心之患陛下
千年膺運一國稱尊文德武功經天緯地孝逾於舜仁
甚於湯百行皆全萬幾不撓聰明博達識度變通深負
規模獨懷英鑒方居大寶正是少年既承祖禰之基復

抱山河之險何不視遠聽察居安慮危闢四門以求賢總萬幾而行事成修一德端坐九重使恩威並行賞罰必當平分兩路偏療瘡痍庶應表裏寬奢保子孫昌盛布臨人之惠化蓋救物之元功選揀雄師思量大計振彼鴟張之勢卅茲虎視之威秣馬訓兵豐糧利器彼若稍有微釁此則直下平吞正取時機大行王道自然百靈垂祐四海歸仁衆心成城天下治理今則蜀都強盛諸國不如賢士滿朝聖人當極臣願百姓樂於貞觀萬乘明於太宗採藥石之言聽芻蕘之說愛增社稷醫療君民同武王謗謗而昌鄙商紂唯唯而滅無飾非指諫之事有面折延諍之人固我春朝保我皇化陛下莫見居人稠疊謂言京輦繁華蓋是外郡凌殘住止不得所以競來湊集暫且偷安今諸州虐理既多百姓失業欲盡荒田不少盜賊成羣伏乞陛下稍布腹心即當聞見蜀國從來創業多乏永謀或德不及於兩朝或祚不延於七代劉禪俄降於鄧艾李勢邊歸於桓溫皆謂不取直言不恤政事不行王道不念生民以至國亡人心何保山河之隘不足可憑陛下至聖至明如堯似舜豈後主而相匹儔有寬慈至孝之名有遠見長明之策不信倡媚不虞荒淫出人而所在防微動靜而無非經久必致萬年之業終爲四海之君願陛下且監鑒興莫離京國候中原無事八表來王天下人心咸歸我主若羣流赴海衆蟻慕羶遐有道自彰無思不服惟要看天水直可便坐長安是徵臣之至懇舉國之深願也臣聞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是以天庭臣死如萬類之中去一蝼蟻陛下或全無忖度須向邊陲遣聖母以憂心令庶寮以懷慮全遜得失自取疲勞倘有不虞悔將何及臣願陛下稍開諫路徵納臣言勿違聖后之情且允國人之望俯存大計莫去邊陲千犯晃旒無任憂惕冒死待罪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韓昭得禹卿表大怒叱之曰俟主上西歸當使獄吏字字問汝未幾唐師大至從後主歸唐及後主被誅禹卿慟哭曰蜀人自此重不幸也題詩於驛門而逃不知所終詩曰我王銜璧遂稱臣何事全家併殺身漢捨子嬰

名尚在魏封劉禪事猶新非干大國渾無識都是
中原未有人獨向長安儘惻悵力微何路報君親

林罕字仲緘西江人也落魄不羈博通經史而爲文多
譏刺執政者往往忌之初除溫江主簿稍遷太子洗馬
一作員外郎咸康元年後主忽舉觴不慶曰北有後唐南有
蠻詔朕既不能弔伐是所憂也時特進檢校太傅顧在
珣奏曰朝廷有十臣在陛下何憂退而屬罕著十在文
以進曰興土木於禁中選驍雄於手下爰持斧鉞出鎮
藩籬飾宮殿於遐方命鑾輿而遠幸爲釁之端爲禍之
原有王承休在摧挫英雄吹揚佞媚全無才智繆處腹
心斷性命於戲玩之間戮仇讎於樞機之下有功勞而
皆棄非賄賂而不行有宋光嗣在受先皇之付託爲大
國之棟梁既不輸忠又不知退恣一門之奢侈任數力
之驕矜徒爲貪饕之人實非社稷之器有王宗弼在妄
陟雲霄殊非謇諤興亂本則遑章程之妙恣姦謀則事
頰舌之能心口傾危尚居左右有韓昭在性懷憸毒心
恣貪殘焚爇軍營恢拓私第不顧喧騰於衆口惟思自
任於忽懷有歐陽晃在酷毒害民市井聚貨叨爲郡守
實負天恩瘡痍已徧於陽安蒙蔽半由於內密有田魯
儔在爲君王之元舅受保傅之尊官但務奢華不思輔
弼第宅迴同於上苑金珠求滿於貪心有徐延瓊在出

爲留守入掌樞機無譭無譽以佐君但唯唯而狥旨有景
潤澄在搜求女色取悅宸襟常叨不次之恩每冒無厭
之寵敷對惟誇於便捷佐時不識於經綸素非忠勤實
爲忝竊有嚴凝月在唱亡國之音衒趨時之侈每爲巫
覡以訛聖明致君爲桀紂之昏使上乏唐虞之化有臣
在陛下任臣如此何憂社稷不安鑑戒錄云有唐十在
美談顯君臣之强盛故林罕亦著前蜀
十在明其禍亂之胎示以君臣之釁　後主覽之大笑
賜在珣綵五百段加右金吾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檢
校太尉仍令所司編入國史在珣以其半遺罕在珣故
後主狎客而謬假罕文以沽直罕竟不得用而卒罕尤

善六書之學常註說文二十篇目曰林氏小說刻石蜀
中

劉贊　人幼文思遲鈍日禱天乞文才忽夢吞小金
龜一枚文章大進乾德時官嘉州司馬後主荒淫無節
日與近臣潘在迎輩宴飲褻慢贊獻陳後主三閣圖并
作歌以諷後主雖不之罪而亦不能用也未幾遷學士
有玉堂集若干卷又編蜀國文英八卷一日吐金龜投
水中無何卒

張雲唐安人立朝謇諤不爲苟容歷官右補闕咸康元
年彗星見井鬼之次司天言宜修德以弭大災後主詔

於玉局化置道場禳之雲上疏言百姓怨氣上徹於天故結爲彗星彗者除舊布新之義斯乃亡國之兆豈祈禳所可免後主怒流之秦州雲直言不避恆自比朱雲僥幸多娛之宣徽使景潤潛常謂曰昔朱雲請斬馬劍以腰斬張禹今尚方惟有斷雞刀卿欲用乎雲曰雞刀雖小亦可斬羣狗也潤潛憾之至是奏雲謗國遂羅貶謫雲多病行至臨邛卒

李龜禎京兆人也乾德末官知制誥爲人切直不畏權貴後主常宴近臣於怡神亭酒酣脫冠露髻男女無別雜坐讙呼不復有上下之禮龜禎諫曰君臣沈湎不憂國政臣恐啓北敵之謀禍至無日矣後主殊不爲意未逾年而國亡

周彥章成都人也本姓王以軍功官金吾衛使後主采掠官伎彥章女有殊色亦在選中彥章按劍對使者曰彥章是先皇帝令與周氏作義兒家世實出於王衆所聞也豈有王氏女而事王氏者乎因召左右小軍無婦者卽以女衣襟結之使爲夫婦後遇國變王宗弼勒兵誅韓昭等彥章亦與有力焉其强鯁有如此

馬全從高祖父子歷官至永平軍節度使兼侍中已而隨後主歸唐唐同光四年後主旣罷秦川之禍六月蜀

百官皆詣洛陽宰相王鍇以下拜官有差全愾然曰國亡至此生不如死因不食卒

論曰乾德咸康間朝鮮蹇蹇之風野乏矯矯之節若段融卽馬張士喬湛身蒲禹卿荒遯可不謂烈哉林劉張李或寓言以託諷或批鱗而逆諫要皆乃心忠公無忝臣誼至周彥章鯁介不移馬全捐生殉主誠云疾風之知勁草矣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錢塘陸 堦梯霞氏閱
昭文周 昂少霞重校刊

前蜀十

列傳

侯翮　王保晦　盧延讓　庾傳昌

楊義方　王仁裕　李珣　尹鶚

張蠙　牛嶠　牛希濟　趙崇

鄭䜣

侯翮成都人也風儀端秀善文辭尤工奏記表章唐光
啓中以拔萃出身爲邠寧從事僖宗幸蜀拜中書舍人
翰林學士已而歸隱導江臥龍館不出高祖鎮西川時
翮素於馮涓有恩涓力薦高祖辟爲節度判官掌書記
終於其官翮常上書高祖有云翮可以行修牋表坐了
檄書其自負如此

王保晦閬州人也雅擅文才酷無體式而辭致暢善
達人意旨高祖辟置幕府與馮涓同掌書記是時岐王
茂貞用王超牋奏言僞而辨超有洋源集二卷高祖絕愛之頗
以保晦與之匹稱曰二王武成時官翰林學士承旨光
天元年坐附會宦官唐文扆奪職流瀘州後主嗣位伏
誅

盧延讓字子善范陽人唐光化中進士受朗陵雷滿之
辟滿敗歸高祖高祖即皇帝位授水部員外郎俄遷給
事中初延讓獻高祖詩有云栗爆燒氊破貓觸鼎翻
至是高祖與同平章事潘峭夜論邊事旋命宦人爇栗
已而爆栗燬坐間繡褥又高祖性猜疑常於爐間置金
鼎令二妃親侍茗湯是夜宮貓相逐誤覆其鼎高祖良
久曰栗爆氊破貓觸鼎翻憶得盧延讓卷中有此語乃
知先輩裁詩信無虛境明日超拜工部侍郎按北夢瑣言盧有詩

云不同交賦異爲是者之乎復入翰林閣筆而已同列
鼓之曰不可交賦易爲是者之乎竟以不稱職數日而
罷是延讓曾官翰林轉刑部侍郎卒延讓詩師薛能不
矣今從唐詩紀事

尚奇巧人多誚爲淺陋獨吳融重其作盛稱於時且云
語不尋常後必垂名延讓凡三十五舉方登第所業詩
有狗觸店門開饑貓臨鼠穴嚼犬舐魚砧諸句甚爲張
濬成汭所賞及高祖時復以詩語巧合擢用延讓謂人
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於貓兒狗子聞者大噱

庾傳昌義成人北周庾信之後也富文藻工著述起家
永和府判官累升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撰玉堂集二十
卷青宮載筆記二十卷金行啓運錄二十卷通正元年
卒傳昌文才敏贍傷於冗雜官舍人時詔謁宰相張格
不時見傳昌怒歸草啓事約數千字投於謁者而去他
日格謂朝士曰庾舍人見示長牋不可多得然曾聞其
草角紙牒詞動乃數幅蓋譏其無體要之用也時又有
人庾樸詰命填委皆
有典則人服其敏

楊義方眉山人少舉進士第已而還蜀仕高祖爲秘書
郎性强毅長於吟咏自謂才過羅隱常有春詩云海邊
紅日半離水天外暖風輕利花爲時人所稱許後主時
九頭鳥見成都義方作詩有好惜羽毛還鬼窟莫留災
害與蒼生之句朱光嗣疑其刺已恨之奏譴於沉黎

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也少不知書以狗馬彈射爲樂年二十五始就學而爲人儁秀以文辭知名秦隴間秦帥辟爲秦州節度判官仁裕因入成都事後主爲中書舍人後主東巡仁裕與翰林學士李浩弼等從行在路酬答吟咏無有虛日國亡降唐歷晉漢累官翰林學士承旨戶部尚書乾祐初知貢舉放榜得士二百一十四人因題詩以榮之已罷爲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周顯德三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仁裕性曉音律清泰中同幕僚餞朝客於梁苑折柳亭樂作仁裕訝之曰今日必有壽張之事樂舉羽而有宮聲羽水宮土水土相克得無憂乎少時筵散范延光引賓客大獵爲奔馬所墜又晉高祖初定雅樂宴羣臣於永福殿奏黃鐘仁裕聞之曰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爭者起於禁中頃之兩軍校鬬昇龍門外聲聞於內人以爲神仁裕喜爲詩其少也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成篆籀之文由是文思日進生平作詩滿萬首蜀人呼曰詩窖子所著紫閣集乘軺集西江集玉氏見聞錄玉堂閒話入洛記開元天寶遺事諸書傳於世又輯國風總類五十卷時多稱道之

李珣字德潤梓州人昭儀李舜弦兄也珣以小辭爲

後主所賞常製浣溪紗詞有早爲不逢巫峽夜那堪虛度錦江春詞家互相傳誦所著有瓊瑤集若干卷（夜字原本係夢字）

尹鶚成都人也工詩詞與賓貢李珣友善珣本波斯之種鶚性滑稽常作詩嘲之珣名爲頓損鶚累官至翰林校書昂拔花間集稱鶚爲叅卿是鶚累官不止翰林校書矣鶚有滿宮花詞云月沉沉人悄悄一牀後庭香裊風流帝子不歸來滿地禁花慵掃離懷多相見少何處醉迷三島漏清宮樹子規啼愁鎌碧窗春曉疑亦有所寄慨而作

張螾字象文清河人唐乾寧中進士歷任校書郎櫟陽縣尉遷犀浦令高祖開國拜膳部員外郎已出爲金堂令後主踐阼奉太后遊大慈寺見壁間題句云牆頭細雨垂纖草水面回風聚落花太后深加欣賞顧問寺僧僧以螾對乃賜霞光箋五百幅令寫所業詩以進螾攜篋中藏得詩二百章獻焉後主善之將召爲知制誥內侍宋光嗣以其輕傲沮之止賜白金獎勞而已螾生而穎秀性喜爲詩咸通時與張喬許棠喻坦之劇燕任濤吳宰周繇鄭谷李棲遠溫憲李昌符謂之十哲（十哲本十二人）童年有白日地中出黃河天上來之句盛爲當世所稱牛嶠字松卿一字延峯隴西人也唐相僧孺之後博學有文以歌詩著名乾符五年登進士第歷官拾遺補闕

校書郎高祖以節度使鎮西川辟爲判官及開國拜給事中卒有集三十卷歌詩三卷自言竊慕李賀長歌舉筆輒效之尤善製小辭女冠子云繡帶芙蓉帳金釵芍藥花菩薩蠻云山月照山花夢回燈影斜皆嶠佳句也

牛希濟後主時累官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國亡入洛唐明宗宣宰相王鎔張格庾傳素及希濟各賜一韻試蜀主降唐詩五十六字鎔等皆諷後主僭號荒淫失國獨希濟得川字詩意但述數盡不謗君親明宗得詩歎曰如希濟才思敏妙不傷兩國迫存忠孝者罕矣即拜雍州節度副使詩曰滿城文物欲朝天不覺鄰師犯塞煙唐主再懸新日月蜀王還却舊山川非干將相扶持拙自是吾君數盡年古往今來亦如此幾曾歡笑幾潸然希濟素以詩辭擅名所撰臨江仙二闋有云月斜江上征棹動晨鐘又云皆道勝人間須知狂客拚死爲紅顏特爲詞家之雋（牛希濟臨江仙詞共七闋其首作云峭碧參差十二峯冷煙寒樹重重瑤姬宮殿是仙蹤金爐珠帳香靄晝偏濃一自楚王驚夢斷人間無路相逢至今雲雨帶愁容月斜江上征棹動晨鐘其第四闋云江繞黃陵春廟閒嬌鶯獨語關關滿庭重疊綠苔斑陰雲無事四散自歸山簫鼓聲稀香燼冷月娥斂盡鸞環風流皆道勝人間須知狂客拚死爲紅顏傳內載皆道勝人間此句未全故備錄之又次牛嶠女冠子四闋時輩嘖嘖稱道女冠子故唐駱賓王代王靈妃贈李榮長篇因以爲名）

趙崡梓州鹽亭人博學韜鈐長于經世夫婦俱有節操不受交辟乾德時著長短經十卷行世

鄭藝仕後主爲翰林學士文辭敏贍筆不加點其最著有武德軍節度使趙國公徐延瓘神道碑銘蜀人往往傳誦焉碑文曰臣常讀唐書竊覩太宗每以爲將致治平必先仁誼得賢則理失人則危可鑒格言足徵遂古豈不以化馴易服威東難齊哉然農戰交修德刑共舉將亂也其政必荒將弊也其風必佻欲圖九合之威亦賴五臣之佐苟虞吝衆莫若任賢視今可以知昔矣高祖皇帝以沛賊弒君唐朝絕嗣左袒罕聞其歸漢同聲皆倣於吠堯上下相蒙酣爲醉國衰區之內億兆無依競陳推戴之誠願正君臣之位難違衆欲遂啓丕圖戡禍亂而侯中興協會盟而歸大國爲蜀之帝報唐之恩明孝皇帝受命之六年天清地寧珠聯璧合肇修人紀於變時雍至若皇壻帝典之精河圖洛書之奧步驟於義軒之際損益於文獻之間不然何其盡善盡美之如是也遂使蠻彝向化吳越輸珍麟鳳效祥草木呈瑞矧復英賢間出俊乂羅生上獨以爲未也方且思聖文勤求登用才哲循名責實輓德論功沮勸有謀黜陟不濫鑒乾綱搆允歸睿作之功壽國恊鎔必有挺生之佐式扶

昌運對越上元由是中外文武將相公卿洎監尹庶史各率厥職奉若天旨越正月武德軍將校吏民綿黃耆艾等列狀詣護軍使請以節度使徐延瓘德政上聞願勒碑紀且以借留爲請上憂勤庶政以百姓爲心凝旒稱歎者久之謂翰士藝曰朕司牧元元將開壽域使國內郡縣治行皆如梓潼朕何憂哉夫吏久於官古之道也況衆欲之乎朕既俞其請安窮之聞以塞民望徵臣奉詔恐懼彼曰臣聞龍飛九五山川效雲將之靈鵬擊三千風水運波臣之化雖復同心同德雅資十亂之功乃聖皇夔協贊外則方召專征神謀且貞師律具有兼膺注意宜屬宏材此我皇帝之御宇也丕顯帝圖顧茲天歷四神踐雪五老飛星投綸負鼎之賢爭伸宏業委輅請纓之士競奮深機蕙帳空而明月常孤蒲輪至而清風自激奇猷雖居宣武之間未若我朝得人爲盛也其或家連戚里身陟齋壇益揚諫損之風靡見驕矜之色功超賈鄧政邁黃韓有若武德軍節度使徐公斯可謂一時之英也公名延瓘字敬明東海剡人即國之元舅也世緒標奇門風襲煥鎮爲峯鼎用作雄鎮父子則貴比金張兄弟則政同魯衛騰八龍之聲價齊一鳳之羽儀

阮竹皆芳田荆並茂金相玉印各炫晨葩虎節師壇共
覩書錦徒恩偏舉柳亦倦譚公王炎唐京兆武功縣令
追贈尚書左僕射大師高平王政績頻彰勳華早振自
激封侯之志夙垂濟世之名並西晉殊功榮聯邸第南
朝雅望地顯官婚貽謀各著於承家致用皆光其佐命
朱輪華冕豈獨推恩甲令門風實先種德是賢奕葉就
與提衡歷佐昌期宜鍾異氣公中邱會秀大爽炳靈幼
挺英姿夙彰雅操稟說禮敦詩之教蘊經文緯武之才
欲紹家聲遂參戎右敵國相吞之候決在毫釐陰符心
勝之機制於掌握謁戈寶鼎門崇八命之榮玉帳金壇
神授六韜之妙故能名高大國業嗣良弓輕鎮北之無
文恨征南之不武圮橋靈叟謂謀畧之可傳汶水神翁
知功名之必立自繼膺睿睠眷兩踐渙符四封無刁斗之
音千里有袴襦之詠政成剖竹擁重執金掌領孤兒每
驚巡於晝夜扈隨大駕遠鎮定於邊陲纔復六飛將分
雙節上以鄴城奧壤潼水名區粤自艱難久罹塗炭獄
市無寄桴柚皆空羣盜猶狂幸冤悔之去日遺黎憔悴
望郭攸之來時不有改張何期俾乂爰求賢帥式慰雄
藩乃授公武德軍節度使攬轡過征下車畢理彈壓豪
驁封植疲癃窮本尋源提綱振領害於人者雖大必去
利於人者雖小必行嘗謂人曰法者政之要也不可以
不峻其隄防禮者教之本也不可以不謹其律度食者
民之命也不可以不勤其稼穡兵者戰之器也不可以
不肅其號令率是四者書盡其一心上可以翼衛朝廷下
可以儀刑藩翰吾得之矣爾其觀焉公以管內數多亡
命姑務偷生久聚崔澤宜加芟薙常爲虺蜴狡穴皆依於窮谷妖
巢各恃於幽林化之不悛來而復叛郡邑虞其踩躪路
岐苦于歊歠公密運良籌周旋峭格盡投私呂皆挾禍
胎益其戎兵誠其強吏商旅無滯貢奉罔虧王尊申京
兆之威龔遂去潢池之盜規賞無橫費上勤時貢下
贍軍須月未及其授衣士已忻於挾纊賑其匱乏釋彼
愁顏幸夜太不驚宵魚自放哀矜庶獄慎恤惟刑赭衣
儕絕加等之聚歛革無名之征徭平衡不謬於錙銖加
量罔欺於圭撮公又仰稽前古俯瞰遺踪思棗祗闢地
之謀味韓浩屯田之計亭陂廢棄黍麥頻豐夢果應于
牧人利可資于寡婦貢賦加倍獻賦相望又蔑別進軍
食因決潤之鄉罷牢盆之務商徒繁會官帑委輸檢吏
通民機能制用矯時阜俗儉以率先貫天錢而已靡星
文認寶氣而已有雄劍缺文來奏課連最聞薤本可留

是表富人之術芋區難並
辰繞樞令節祈聖壽有莊
自捨俸金於惠義寺構華嚴大閣向者公府未完軍衛
莫稱於是載修輪奐別創規模庭架虹梁門羅虎戟層
樓燕賀偏增鼓吹之雄廣廈翬飛益動旌旗之色路當
衝要地控都畿使車晝夜以交馳候館往來而宿衛每
傾公帑用飭賓筵休聲洽聞靈貺昭感紫芝三秀黃犢
並生天唯發祥地不愛寶迺掩得禾之異果符登麥之
文歌德詠仁言將不足念和吐氣樂固難名大矣哉公
之問俗觀風阜財遞職焉可得而稱也爵賞既行中外
同嘉遂冊拜中書令趙國公加食一千戶通前五千戶
公嶽降標奇星精稟異温如珪璧郁若椒蘭智合籌鈴
言無鉤距運籌決勝苟攸可足同於方召研機照理推
操資忠允武允文多材多藝軍中講學馬上註書揮刀
樹而又貴不自滿謙而益光饗士投醪延賓比飧帳下
則立親飛泉盤弼則惟聞折之扉渠貝胄咸感吮癰樓
中之螓首蛾眉寧矜笑斃閨門密行簪組美譚里巷相
觀風雲動色宸中風注寵詔已行致闔境之允諧罔本
朝之是衛況家豐懿戚治陟於北落股肱重鎮寄柱石於東

川克副分憂合膺異渥宜其珉麗德瑩檢圖功懋績著
擁旄化行偃草比屋而乞留侯霸叶閣而願借耿純詎
可使螭首翠碑未披文而相質麟臺彩筆不寫照以傳
神臣志慕陽秋工非潤色仰遵睿旨敢述殊勳曾無少
女之詞慙忡郎之鑒所冀陵遷谷變尚窺沉水之文
地久天長永覩生金之字謹爲銘曰金行啓運鼎業鑿
乾麟御瑞紀鳳舞昌年曆福薦祥編上喆繼文皇圖增
煥得一踐羲登三轢漢懿
綱牢籠大鑪眞觀宗社還資徵明接旦大虛寥寥中有
元精麗物爲瑞麗人爲英英英徐公爲旺而生睟膏不
染獄市無驚智勝兵強化行民附屢立奇功繼膺寵數
帝念徐公聿齊其務迺騰梓潼并肩饒賦公至若何時
雨霑霔枯苗耀潁涸轍騰波推妍禁暴劉弊止訛徵負
而至動植興歌八政何先以食爲天臥鼓勸農免胄服
田耒耜接肘籃筐摩肩閭閻風馳稼穡雲連衆害既去
纖惡皆除頌宣化育慎恤刑書徽纆自忻囹圄常虛輕
徭薄斂政協蒲盧老安少懷遠至邇肅風雨時若家給
人足戶溢版籍賦登公牘儲峙孔多貢輸相屬神明之
正誰爲之師公之儔美福祿攸宜位隆鳳沼恩注龍堰
梓人頌德天于嘉之爰命荒墟奉揚馨烈揚子神波江

生思絶浩水東注銅山西
揭帶礪無期永旌賢哲

論曰侯翮王保暉有飛書草檄之才延讓傳昌義方仁
裕珣鶚蠙嶠諸君子皆文苑名流允爲國華者也牛希
濟應詔賦詩不謗故君可云得風人之體趙雘素以節
操見而著作鬱然故不可沒鄭藝辭采贍麗雖間有訣
筆事或過情要亦文士之常態矣

刁光　滕昌祐　房從真　宋藝

高道興　杜齯龜

刁光長安人天復初來蜀工畫湖石花竹貓兔鳥雀之
類慎交遊所與率佳士黃筌孔嵩皆師事之議者謂孔
類升堂黃得入室年逾八十益不廢學成都僧寺多有
光遺筆云

滕昌祐字勝華本吳人後遊兩川遂爲蜀人志趣高潔
不昏不宦常卜築幽閒之地栽花竹杞菊觀植物之榮
悴以寓意焉久而得其形似因善繪花鳥蟬蝶後又以
畫鵝得名歷前後蜀年八十餘卒

房從真成都人工畫人物蕃馬事高祖爲翰林待詔常
於宮中版障上繪諸葛武侯渡瀘水圖人馬甲冑生動
如神高祖過此輒駐駕不進怡然歎曰壯哉甲馬兼善
潑筆鬼神有寧王射獵陳登所鑑常建冒雪入京等圖

傳世

宋藝蜀州人工寫貌後主時官翰林待詔常寫唐朝列代御容及道士葉法善禪僧一行沙門海會內臣高力士等像於大慈寺

高道興成都人光天乾德間官內圖畫庫使工佛道雜畫用筆神速觸類皆精時諺云高君墜筆亦成畫

杜靚龜其先世本秦人避安祿山之亂遂居於蜀靚龜少博學涉獵經史丹青之伎妙出人意始師常粲寫貌雜畫尤工於佛像羅漢乾德時後主以高祖受唐恩乃改唐道襲私第爲上清宮搏王子晉像爲遠祖於上清

祖殿命靚龜寫唐二十一帝御容於殿堂之四壁又命靚龜摹寫高祖貌及太后太妃眞於青城山金華宮又寫杜天師光庭像於君平觀祁聖陳天師光業像於大聖慈寺靚龜官翰林待詔賜紫金魚袋蜀人繪像者以靚龜稱首

十國春秋卷第四十四終

列傳

胡秀林　馬處謙　趙溫珪　何奎 孫雄
趙延乂　馮見思　韓伸　石溓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甬上仇兆鰲滄柱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重校刊

胡秀林　人妙精歷法多所糾正唐景福初爲司天少監會宣明歷浸差與太子少詹事邊岡均州司馬王

稱同改新法上之賜名景福崇元歷光化中遷司天監
宦官劉季述廢昭宗將殺秀林以立威秀林曰軍容幽
囚君父更欲多殺無辜乎季述憚其言正而止已而事
高祖高祖即位仍官司天監累著武成永昌歷二卷正
象歷經一卷後人咸取法焉
馬處謙扶風人也幼病瞽鬻簽安陸市中有謁簽者忽
進謂處謙曰子筮未臻其妙盍從我受秘法乎處謙唯
唯隨往陶仙觀密授星筭之訣凡一十七行因請謁簽
者氏籍對曰胡其姓而悟其名且戒云子有官祿終五
十二慎勿道我於王侯之門處謙自是簽易極精未幾
從趙匡明來蜀高祖習其名密令廣成先生杜光庭問
年壽幾何處謙曰主上受元陽之氣四斤八兩高祖後
七十二歲而殂蓋計數爲七十二兩也處謙累官中郎
賜金紫年五十二卒
趙温珪秦州人祖省躬通數術避亂於蜀温珪善相人
兼精三式成都謂之趙聖人高祖時官司天少監永平
元年高祖與岐交惡王宗侃請統師前進温珪諫曰李
茂貞未犯邊諸將貪功深入糧道阻遠恐非國家之利
高祖不聽果有青泥嶺之敗武人王暉者一日遇温珪
於朝門温珪屏人語之曰君面有殺氣得無懷兵刃以

圖人邪然君自是晚達三爲郡守一爲節制不宜害人
以取殃禍暉大駭探懷中匕首擲地泣曰暉爲此子所
擠今日不勝其憤欲刺殺之便爾引決不期逢公爲開
釋耳請從此止拜謝而退暉尋爲刺史遷秦州節度使
一如温珪言温珪常爲高祖占吉凶小不中輒加詰責
及病革戒其子孫曰數術吾世業然吾仕亂國得罪而
幾死者數矣子孫能以他道仕進者不必爲也
何奎閩州人不知其何術而言事多顯驗時人號爲何
見鬼公卿近貴皆嚮慕之成都銀工有患白癩者傳兩
世矣奎謂曰爾所苦我已知之爾家佛幢呆愚乃異時
得之祀鬼故物冥魂無依作祟耳第速去之疾無害也
銀工歸遽令撤去病良已其餘奇中者無筭奎不汲汲
仕宦末年以術進自布衣賜金紫除興元少尹不之任
意豁如也一夕預刻死期急歸閩州卒又有夾江孫雄
者人稱孫卯齋言事亦亞於奎後主歸唐時宦者宋愈
昭及將軍數員叩其往洛吉凶雄僉首曰諸官識之此
去無災無福但行及野狐泉新舊使頭皆不見矣逮後
王羅秦川之禍隨聞莊宗亦遇弒都之變實其地也悉
如雄所說

趙延乂歐史作延義今從蜀檮杌通鑑定字子英溫珪子也仕後主爲司

天監亦以數學顯尤善星緯風角之術乾德六年後主詔巡泰州發成都日天地冥晦有羣鴉泊於旗杆其鳴甚哀次梓橦大風發屋拔木延乂進曰此貪狼風也千里外必有破軍殺將之凶未幾唐師至三泉三招討皆棄寨宵遁是其驗也國亡入唐爲星官清泰時官翰林天文與端明殿學士李專美等更直中興殿庭大被恩遇每語至夜分廢帝欲徙石敬瑭於鄆州延乂力言天象失度宜安靜以弭災事得止未幾復用薛文遇言遂至激變延乂已而仕晉契丹滅晉隨契丹至鎮州李筠自再榮謀逐麻答歸漢延乂假術數以贊成之無何仕

漢爲司天監隱帝卽位宮中數見怪物投瓦石撼門扉帝詢延乂禳除之法延乂對曰臣職司天象禳除之事非臣所知然臣所聞殆山魈也周太祖自魏至京師召延乂問漢祚短促者天數邪延乂言王者撫天下當以仁恩德澤而漢法深酷天下稱冤此其所以亡也因事周爲太府卿判司天監以疾卒

馮見鬼失其名遂州人也目中似有所睹知人吉凶時陳絢爲武信軍留後中書令劉知俊來代任頗撫其舊事疊有奏論馮謂絢曰府主雖號元戎前無旗節所引殆不久乎幸勿憂也未逾歲知俊果伏誅有官人林泳

者本閩人常謂同僚曰安有生人而終日見鬼乎無聽其妄馮聞之甚不平一日對衆謂之曰公爲官多不克終蓋曾枉殺一女子爲祟也我能具言其姓名泳由是慚服且求爲解其冤

韓伸渠州人善飲酒長於龜卜遊謁王侯之門常懷一龜甲先期卜來日之兆吉則博凶則否又或占某方吉即往取人錢如徵責焉性落魄不羈一日聚博豪飲其妻率女僕自後擊伸首伸不知方唱池水清辭宛轉繞梁世因戲呼伸爲池水清石濛故唐樂工也別號石司馬亦云琵琶石濛少時爲宰相令狐綯所賞俾與諸子游亂連水邊作名亂後來蜀多遊諸顯官家以賓客待之一夕與軍將數人飲酒濛以琵琶擅場在坐非審音者殊不傾聽濛乃撲槽而詬曰濛曾爲中朝相國供奉今日與健兒彈而不蒙我聽何其酷也於時識者皆歎訝之

黃崇嘏　李夫人

黃崇嘏者居恆爲男子裝遊歷兩川周岸從高祖於邛南權知邛州會臨邛縣送失火人於州崇嘏即其人也岸令頌繫獄中崇嘏上詩得召見詩曰偶離幽隱住臨邛行止堅貞比澗松何事政清如水鏡絆他野鶴向深籠稱鄉貢進士年三十許祇對詳敏隨

命釋放後數日復獻長歌庠益奇之召於學院與諸子姪同遊雅善琴奕妙書畫未幾薦擢司戶參軍胥吏畏服案牘一清庠既重其英明又美其風采居一歲欲以女妻之崇嘏乃爲謝狀仍貢詩一章以見意詩曰一辭拾翠碧江淮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板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鏗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覽詩殊驚駭亟召見詰問故黃使君女也幼失父母與老嫗同居元未字人庠益嘉其貞潔已而乞罷歸臨邛不知所終

李夫人蜀人也善屬文尤工書畫庳郭崇韜帥兵來取蜀掠得之夫人以崇韜武人悒悒不樂月夕獨坐南軒竹影婆娑輒起濡毫摹窗楮上明日視之生意具足世人效之多有墨竹云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